

周梅森

反腐小说经典系列

THE RIGHTEOUS ROAD
WE HAVE TAKEN

人间正道

周梅森 / 著

这些反腐小说同样精彩

周梅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一章 严重的时刻·····	001
第二章 多事之夏·····	023
第三章 台前与幕后·····	045
第四章 戏中戏·····	063
第五章 大幕拉启了·····	079
第六章 工农兄弟·····	095
第七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117
第八章 杀出一条血路·····	133
第九章 书记和班子·····	151
第十章 紧锣密鼓·····	177
第十一章 站直了，别趴下·····	197
第十二章 今夜星光灿烂·····	215
第十三章 从省城到首都·····	231
第十四章 漫长的战线·····	243

第十五章 寻求一个支点·····	259
第十六章 大路朝天·····	275
第十七章 “你们赢得了一个时代” ·····	291
第十八章 光荣与梦想·····	301
第十九章 大波再起·····	325
第二十章 猛士当壮别·····	347

第一章 严重的时刻

平川市委书记郭怀秋的去逝很突然，别说省里的头头脑脑们没料到，就是和郭怀秋朝夕相处的平川市委、市府的同僚们也没料到。郭怀秋年富力强，刚刚五十三岁，出任平川市委书记只有两年零七个月，在大家惯常印象中，身体状况一直很不错，他突然倒在平川一把手的工作岗位上，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出事这天的情形，吴明雄记得很清楚。

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郭怀秋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早上一上班，郭怀秋召集大家在他办公室开了个简短的书记、市长碰头会。在碰头会上，郭怀秋还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对迎接日本大正财团和国际工业园起步区的工作做了一番交待。当时，气氛挺好的，郭怀秋半个胖胖的身子沐浴在窗外射进来的七月的娇艳阳光中，手上夹着的“红塔山”升腾着丝线样的青烟，其间，还和市长束华如开了两句玩笑。吴明雄注意到，郭怀秋看上去有些疲惫，情绪倒还不错，没有多少沮丧的样子。直到散了会，大家各忙各的去了，郭怀秋才叫住吴明雄，要吴明雄特别留心全市下岗、待岗工人的情绪，万不可在大正财团考察平川期间出问题。这时，吴明雄才发现，郭怀秋眼神中透着一丝遮掩不住的忧虑，吴明雄的心禁不住往下沉了一下。

日本人来得真不是时候。平川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都十分严峻。根据上个月的统计数字，市属企业的亏损已接近五个亿，全市待业、下岗、待岗人员达七万多人，大大超过了警戒线。纺织系统、机械系统日子难过，前些

日子还有不少工人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过。地方煤炭系统情况更糟，胜利矿八千多矿工的吃饭问题已无法解决。这些待业、下岗、待岗工人真要在日本大正财团来平川时闹一下，别说工业园的国际招商了，政治影响也吃不消。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在上次常委会上郭怀秋才提出让主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吴明雄兼管待业工人的安置问题，且直言不讳地说，斩乱麻要用快刀。

吴明雄心里清楚，面前这个一把手的日子不好过，便把本想说的一些话又咽了回去。按吴明雄的想法，日本大正财团赴平川的行程至少应该推迟到明春，下个月就来显然太仓促。从平川面临的困局和国际工业园的基础配套情况看，国际招商都很不现实。

郭怀秋似乎看出吴明雄有话要说，便问：“吴书记，你还有啥事么？”

吴明雄摆了摆手：“算了，不说了，反正你郭书记指向哪里我打向哪里就是。”

郭怀秋苦笑一笑：“其实，我知道你想说啥。可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有信心，阵脚不能乱。不管咱们国际招商能不能成功，日本财团能来就是一个胜利。你说是不是？”

吴明雄勉强点了点头。

走出郭怀秋的办公室，吴明雄看了一下表，时间是八点五十五分。

乘电梯赶到六楼市委第三会议室，正好是九点。

公安、检察、法院的一把手和政法委的其他同志全到齐了，上周就定下要开的政法汇报会马上开始。开始前，吴明雄先打了个招呼：“各位抓紧时间，十点以后我还有一个会。”

夏季历来是刑事案件发案率的高峰期，汇报上来的几个案子均为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吴明雄针对这几个案子的性质和发案率有所上升的现实情况，再次强调了市委从重从快的精神，特别提到在大正财团到来前后，一定要保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治安上决不能出问题，对具体案情却没多说什么。

快谈完了，公安局局长毕长胜又说：“还有个案子，不大，但有些棘手。合田县一个村支书，因挤占道路问题和驻该县的铁路医院发生冲突。村支书

带着一村人闹到了院长办公室，冲动之下用玻璃烟灰缸将院长的鼻梁骨砸断了，还伤了几个人。铁路分局找到了我们市局……”

吴明雄没当回事，看了毕长胜一眼，收拾起桌上的文件，起身要走：“这种小事你们处理就是，我就不听了。”

毕长胜提醒说：“吴书记，上次政法工作会议上你不是打过招呼么？凡涉及和铁路局、电业局、矿务局三家的案子，不论大小都要向你汇报……”

吴明雄想了起来，这话他是说过的，便又坐下了：“好，你说，你说。”

毕长胜继续汇报说：“这个村支书是四七年的老党员，以往也没有前科，合田县委还专门派了一个副书记来说过情。为照顾地方情绪，我看就让合田县公安局拘留几天放掉算了。”

合田籍的检察院副检察长赵来学插上来说：“这件事情影响虽然不好，可后果并不太严重，总没死人嘛！再说，铁路方面过去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基层同志嘛。四十几年党龄的老同志，目前在村支书这种基层岗位上已没有几个了……”

吴明雄听不下去了，把手上的茶杯往桌上一墩，黑着脸说：“你们不要说了！这没道理。这个村支书有多少年的党龄与我们执法没关系。我只问你们：他有没有触犯刑法？触犯了刑法哪几条？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该立案起诉就立案起诉，该判刑就判刑，不要总搞地方保护主义那一套！你们记住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部刑法！”感觉到自己的火气大了些，吴明雄又叹了口气，“同志们啊，不是我批评你们，过去和铁路局、电业局的很多矛盾，我们都是有责任的。现在要和铁路局、电业局协调关系，地方保护主义就不能再搞了。你们这么搞，人家谁也不会服气，会告到省里，告到中央，要给市委、市政府添麻烦的！你们也不想想，咱现在的麻烦事还少么？郭书记都愁白了头。”

十时整，会议还没结束，吴明雄先走了。

在楼下上车时，正见着郭怀秋的001号奥迪缓缓开过来。郭怀秋也从二楼的办公室下来了，见面就对吴明雄说：“走，走，跟我一起到国际工业园去，看看咱那盘大买卖。”

吴明雄说：“我还有事。”

郭怀秋问：“你到哪去？”

吴明雄叫了起来：“到哪去？郭书记，这还不是你交给我的好差事么？开困难企业的会。我和曹市长约好了，十点一起到机械局，谈问题，做工作，别再让静坐的工人把咱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堵了。”

郭怀秋说：“好，好，给机械一厂的邱同知带个话，就讲是我说的，要他这个党委书记兼厂长拿出点党性来，如果在大正财团来平川期间出任何事，我都唯他是问。”

吴明雄说：“人家可能正巴不得你免他的职呢，这种叫花子头谁愿意当呀。”

郭怀秋冲着吴明雄摇摇头，苦着脸说：“你这家伙又发牢骚，又发牢骚。”说罢，有些气恼地夹着一只黑皮包上了001号奥迪。

吴明雄再没想到，在市委主楼前和郭怀秋这匆匆一别竟是永诀，而郭怀秋那句责备他的话竟是最后的遗言。这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吴明雄想起来心里就禁不住有些难过。

赶到机械局是十时十五分，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曹务平仍没到，主持会议的市政府副秘书长金大华正抽着烟听胜利煤矿、平川机械一厂等十几家困难企业诉苦。一见吴明雄来了，金大华如释重负，要吴明雄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

吴明雄说：“不忙，曹市长还没来，还是先听听大家的吧。”说毕，又有些疑惑地问，“曹市长是怎么回事？咋还不来？这一摊子一直都是他分管的，别是给我耍滑头吧？”

金大华说：“不会，曹市长不是这种人，刚才曹市长还从国际工业园来了一个电话，说是正和束市长、郭书记一起开现场办公会，最迟十一点前赶到。”

然而，一直到十一点十五分，曹务平仍不见踪影，吴明雄只好代表市委、市政府讲了话，先讲了平川以及所属八县市整个经济面临的困难，市委关于困难企业安置问题的主要精神，后来就不点名地批评部分困难企业领导：

“……你们有你们的难处，市里也有市里的难处。你们把矛盾交给市里，

市里交给谁？交给省里？交给中央？我看，重要的问题是，你们这些局长、书记、厂长、经理们都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像胜利矿，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市委出面协调，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一步步解决。而企业自身内部的问题，经营机制问题，你们还是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立足于自己解决……”

说到这里，副市长曹务平的电话打到会场上来了，点名道姓地要吴明雄接。

吴明雄拿起话筒刚要骂曹务平滑头，电话里却传出曹务平急促的声音：“吴书记，不好了，郭书记在国际工业园听汇报时倒下了，是心肌梗塞，正在市人民医院抢救……”

吴明雄怔了一下，本能地说道：“不可能，一小时前我还在市委门口见到过郭书记嘛！”

曹务平叹着气说：“还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郭书记现在就在医院里，一直处在昏迷中，医生讲情况很危险。你快过来吧，束市长刚给省委挂了长途电话，要你和肖书记、陈书记一起来碰下头……”

放下电话，吴明雄愣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金大华问：“出什么事了？”

吴明雄叹息地说：“郭书记倒下了，正在抢救……”

金大华也呆住了。

吴明雄想了想说：“金秘书长，我马上要去医院，你留一下吧，下午的会我看先不要开了，啥时再开，另行通知。”

说罢，吴明雄没顾得上和与会者打声招呼，匆匆走了。

坐在车上，一路往人民医院赶时，吴明雄已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禁不住在心里默默地对郭怀秋说：郭书记，你老兄可得挺住呀！你可不是一般人物，你是我们平川八县市一千万人的最高党政首长。这种时候你要走了，可就有点赖账的嫌疑了——平川眼下这个烂摊子可是不好收拾哩……

二

郭怀秋赶到国际工业园是十时十五分，市长束华如记得真切。当时，束华如带着一帮人刚把工业园的现场情况看了一遍，正往起步区走时，迎到了郭怀秋的001号奥迪。

走到车前，束华如看了一下表说：“大老板，你迟到了十五分钟，得罚款。”

郭怀秋从车里钻出来，笑着说：“今天罚我没多少道理。我可是好不容易才脱了身的，省纪委周书记一帮人还在市委第二会议室里坐着听廉政汇报呢，我先说了几句就溜了。不信，你打电话去问肖书记他们。”

束华如不开玩笑了，正色说：“郭书记，你能来就好，咱开会吧。”

会是在起步区刚装修好的十二层综合大楼开的，由束华如主持。

束华如很讲效率，没啥套话，开宗明义就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工业园是咱平川市改革开放的主要窗口，日本大正财团就是奔这窗口来的。搞得好，大正财团牵头进行国际招商，这盘棋就活起来了，也将带动平川经济走出低谷；搞不好，局面就会很被动。因此，郭书记今天亲自来参加这个会，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在日本人到来之前，还有哪些问题要马上解决。”

郭怀秋插话说：“国际工业园从规划开发，搞到今天已是两年多了，市委和市府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下去三个亿。现在，人家来相姑娘了，咱这姑娘拿得出手么？今天，我们自己先照照镜子吧。”

工业园开发办主任江伟鸣开始汇报。

这滑头主任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不谈问题，大讲成绩，用教鞭指着沙盘，为国际招商描述了一番美好而诱人的前景；再三称道市委、市府决策的英明和市长束华如亲自抓落实的认真负责。

束华如越听越烦，忍不住打断江伟鸣的话头说：“江主任，我看，咱今天还是成绩少谈，问题多摆。成绩你不讲它跑不了，问题不谈透不得了。要我看，工业园目前的问题还不少。水和电的问题解决没有？起步区空着的

这一片标准厂房怎么办呀？还有外面配套的道路问题……”

束华如提到电的问题，电就真的出了问题——突然间停了电，会议室的灯全灭了，空调也停了。

江伟鸣怔了一下，对郭怀秋说：“郭书记，不要紧，我们综合大楼自备了柴油发电机，马上就会送电的。”

郭怀秋挂下了脸：“江主任呀，我提醒你一下：我们国际工业园的规划面积可是有三十五平方公里，将来要有几百座厂房，难道都自己配柴油发电机发电么？”

江伟鸣说：“郭书记，这……这可不是我能解决得了的，和电力系统的关系，一直是市里出面协调的。”

束华如说：“市里协调归市里协调，但问题都得谈透它嘛。”

于是，与会者们开始老老实实谈问题。

首先是配套道路。

工业园内，一条条水泥道路宽阔平坦，工业园门外的两条国道却天天堵车。两年前选址时，大家都认为把工业园摆在两条国道的夹角处省钱省力，现在却发现，这钱和力都省不下来。过境车辆越来越多，不但国际工业园受影响，就是平川市区也受到严重影响，穿越平川市的这两条国道真到了非拓宽不可的地步。而要拓宽这两条国道，初估一下，大约要一个亿。若是想从根本上解决，则需建一条连接国道的环城路，资金起码四个亿。

供电上的麻烦。

和电力部门的矛盾从根本上说，就是限电引起的矛盾。在工业园上马时，省电力局就说过，除非平川市政府出头出资和矿务局联建一个新电厂，并网发电，否则，对这三十五平方公里工业园的电力供应不列入计划。后来，在省府和有关方面的压力下，电力局联建电厂的要求不敢提了，但三天两头拉闸。

工业用水的问题。

这个问题更严重，每逢旱季整个平川市都缺水，百万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都不能保证，自来水厂怎能保证这庞大工业园的用水呢？因此，工业园上

马时就在大漠河边自建了水厂。可遗憾的是，去年、今年，连着两年大旱，大漠河变成了一条干河沟。

标准厂房的空置问题……

起步区收尾工程的资金问题……

问题越谈越多，郭怀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束华如注意到，怀秋开始还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两笔，后来就不记了，身子也渐渐歪到了一边，头不由自主地低了下去。

直到这时，束华如还没想到郭怀秋会出事。

说心里话，束华如请郭怀秋来参加这个会是有些私心的。

两年上国际工业园时，束华如就在私下里和郭怀秋交换过意见，认为条件还不太成熟，城市的基础设施太落后，硬上只怕会事与愿违。郭怀秋那时刚上台，又赶上全国的开发热，不听束华如的意见，三天两头往省城和北京跑，硬把工业园区跑了下来，跑下来后，常委班子里仍有不同意见，吴明雄就明确反对过。反对的理由和束华如完全一致。不过，束华如出于对郭怀秋的尊重，也出于利用国家优惠政策的考虑，在几次常委会上都没站出来支持吴明雄的意见，反倒为国际工业园讲了不少好话，这就让大家都以为他是无保留地支持工业园上马的，最后一次拍板的常委会上郭怀秋就分工让他负责。

现在，国际工业园成了平川市人人皆知的市长工程，束华如已没有后退的余地了，加上大正的日本人下个月底又要来，束华如便有些急，想让郭怀秋了解一下工业园面临的真实状况，别到时候一板子打到他屁股上去。

还有一些话，束华如不敢和郭怀秋说。

有些干部已在私下议论了，说是国际工业园要道路没道路，要水电没水电，却两年投下三个亿，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把这三个亿存在银行，光利息每年也能养活两万多号待业待岗的工人了。

郭怀秋死后，束华如才有些内疚——早知郭怀秋会倒在国际工业园的会场上，他真不该让大家说这么多问题。问题已经存在了，说不说都一样。作为一个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他当初既然没站出来反对国际工业园的上马，现

在就不该这么患得患失，就得切实负起责任来，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就算要下地狱，也只能自己下，完全没有必要把郭怀秋也架到火上烤。

郭怀秋是在财办刘主任谈资金问题时倒下的。

束华如当时就坐在郭怀秋左边，右边是副市长曹务平。郭怀秋的身子软软地倒在了曹务平的怀里，曹务平失声叫了起来，束华如才发现大事不好：郭怀秋脸色苍白，毫无血色，满头满脸的汗，呼吸困难……

会议被迫中断。

二十多个与会者全吓呆了，扑过来，围着郭怀秋，一声声叫着：“郭书记、郭书记……”

郭怀秋这时尚未失去知觉，看着束华如，还断断续续说了句：“束市长，你……你们接着谈，我……我心慌、胸痛，要……要先去一下医院了……”

财办刘主任最先想到郭怀秋可能是心脏病发作，要找救心药，却没找到。在建的工业园里又没有医生、护士，无法实施临时抢救，束华如只好让001号奥迪亮起警灯，拉起警笛，风风火火地把郭怀秋送往人民医院。

在前往人民医院的路上，郭怀秋先是失去了知觉，后又停止了呼吸，脉搏也几乎摸不到了。束华如守在郭怀秋身边，急出了一头汗，一边不住地叫司机加速，一边笨拙地嘴对嘴给郭怀秋进行人工呼吸，直到001号奥迪冲进医院大门。

到了医院，车未停稳，已在电话里得知消息的医生、护士们就围了上来，用担架抬着郭怀秋进了抢救室。在抢救室门口，束华如对院长和党委书记交待说：“要不惜代价，尽一切力量抢救，我马上向省委汇报，要求把省里最好的心脏科专家派过来，在此之前千万不能出问题！千万！”

医生、护士们紧张抢救时，束华如给省委挂了第一个电话，是省委一个值班副秘书长接的。那位副秘书长要束华如保持和省委的联系，并说自己马上向省委书记钱向辉汇报。

放下电话没多久，院长出来了，对束华如说：“束市长，郭书记是严重的心肌梗塞，情况非常不好，冠状动脉血流受阻，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塞，你们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

束华如惊问：“郭书记从来没犯过心脏病嘛，怎么会突然大面积心肌梗塞？”

院长说：“正因为从没发过病，所以才更危险。这种病的诱因是情绪骤变，饱餐，或者过度的超强运动——有些运动员就是在事先毫无症状的情况下，于运动之中突然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曹务平说：“郭书记没做任何运动，发病时我们还在开会。”

院长说：“那可能就是情绪骤变的因素了……”

曹务平说：“这也没有呀，大家谈得好好的，郭书记又没生过气……”

束华如心里真难过，只有他最清楚，郭怀秋是为国际工业园和平川市的许多问题忧虑着急——尤其是国际工业园。也许在此之前，郭怀秋听到的好话太多，根本没想到工业园的问题这么多，一下子有点措手不及。自己也真是没数，还火上浇油，尽让大家谈问题，这就把郭怀秋谈倒下了。如若是由于着滑头主任江伟鸣唱颂歌，也许就没有这一出了。

束华如禁不住一阵阵头晕目眩，叹息着对曹务平说：“曹市长，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还说这些没用的话干什么？咱平川这穷地方的一把手好当么？我看郭书记是硬被累倒的。你快给吴书记、肖书记，还有陈书记打电话，让他们都到这里来开个碰头会，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三

分管纪委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肖道清七月十日上午在接待省纪委周书记一行。

早上的碰头会一结束，肖道清就和市纪委金书记一起，到四楼第二会议室向周书记汇报廉政自查的情况。开始时，郭怀秋参加了一下，以示重视，还对第一次到平川来的周书记说了些客气话，后来说还有重要的事得处理，就走了。整个上午都是肖道清和金书记在汇报，一直汇报到中午十一点半。

市委接待处原是按郭怀秋的交待，安排了接风宴会的，肖道清却留了一手，悄悄地让接待处再做便餐准备，一旦周书记虎起脸公事公办，就请周书记一行吃便餐。

省纪委的这位周书记刚上任，是从南方某市调过来的，郭怀秋和肖道清都不太熟，接待上就很难把握。不接风，怕怠慢了周书记，闹下不愉快；接风的话，又怕周书记顶真，指责他们“穷市还穷吃”。想来想去，郭怀秋咬咬牙还是和肖道清说定，宁可吃批评，也不得罪人。

汇报结束后，肖道清试探着问：“周书记，中午吃饭怎么安排？”

周书记把手一摆说：“不要你们管了，我们几个去吃小吃。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很有名的小吃一条街，是不是？”

这可是肖道清没有想到的。

肖道清怔了一下，婉转地说：“周书记，这……这不太好吧？在小吃摊上万一吃坏了肚子，我可担当不起呢，郭书记可要打我的板子了。我看，咱们是不是就在宾馆里做些小吃来吃呢？另外，也尝尝我们平川的原汁狗肉和漠河大曲嘛。”

周书记不同意，笑着对肖道清说：“肖书记，你别剥夺我这点小小的自由好不好？我就喜欢小吃摊上的那份热闹哩！老百姓吃得，我为什么就吃不得？！”

肖道清无法，只得让纪委金书记和接待处处长钱萍陪同周书记一行去汉王街吃小吃，自己准备和统战部张部长一起，与台湾地区来的华义夫老先生见个面，再吃顿饭。

据张部长前几天汇报，这位华义夫老先生不是一般人物，乃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在平川的最后一任市长。华老先生赴台以后就脱离了政界，几十年一直在台南从事实业经营，颇有建树，其麾下的华氏集团实力雄厚。老人对平川很有感情，这次带着女儿先来看看，据说下一步想在平川定居，并在国际工业园投资办厂。张部长昨晚就说定了，中午，由统战部出面接风宴请，请肖道清代表市委出席。肖道清却因为要接待周书记一行，没敢和张部长说死，只说如能抽出空就一定去。

现在，既然不为周书记接风，统战部那边就得去了。

已走出门时，电话响了。肖道清没想到是曹务平从人民医院打来的电话，更没想到郭怀秋会出事，迟疑了一下，还是没去接电话，门一带，径自出了市委后门，去了平川宾馆。

按事先定下的接待标准，宴席上了“五粮液”。华老先生不要，点名要平川大曲，说是几十年没喝到家乡的酒了。于是，肖道清就由着华老先生的意思，让服务员小姐换了特制的平川大曲，还很细心地问张部长有没有准备狗肉？

张部长说：“狗肉是咱平川一绝，哪能没有？有原汁狗肉。”

华老先生高兴地说：“这就够了，我在台南最忘不了的就是咱平川大曲和原汁狗肉。”

华老先生的女儿华娜娜说：“我父亲现在就像老小孩似的，一到平川就吵着要吃狗肉，昨天刚住下，就要我到街上给他买，说是在张自忠路路口有家叫‘狗肉李’的百年老店哩……”

肖道清对华老先生和华娜娜印象都挺好，尤其是对华老先生那一口纯正的平川话，听得十分入耳，席间便挺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几十年了，华老先生的乡音还一点没变呢。”

华老先生呷着平川大曲，笑眯眯地说：“只怕这辈子也变不了喽。”

肖道清问：“这次回来，老先生对平川印象如何？”

华老先生迟疑道：“咋说呢？比起四十二年前，变化不算小，可比起省城和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还是……还是差一些吧？啊？”

华娜娜插上来说：“肖书记、张部长，我父亲这人就是嘴臭，你们别理他。要我看，咱平川也不比别的地方差，将来会更好……”

华老先生笑了：“是的，是的，就因为我爱说，所以，国民党不喜欢我。”

肖道清也笑着说：“华老先生，我们可不是国民党啊——而且也不是过去讲大话、讲空话的共产党。我们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讲究实事求是。您说得还是太客气了。今天我们平川不是差一点，而是落后了一大截，不但和省城相比，就是和全国一些同类城市相比，也落后了一大截，经济欠发达。这

是事实，不承认不行呀。当然，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您住下来后，张部长会和您细谈，也希望您老为我们振兴平川献计献策哩。”

华老先生似乎被肖道清的真诚打动了，连连点着花白的脑袋说：“肖书记，说到历史的原因，我想起来了，我华某只怕也推脱不了一分责任呢。说来惭愧呀，四十二年前那场大决战以后，我这个国民政府的市长给你们留下了咋样一副烂摊子呀？民国三十八年，哦，就是一九四九年，肖书记，你多大呀？”

肖道清说：“我刚一岁。”

华老先生竖起大拇指赞道：“你年轻有为！”指着华娜娜，又说：“你和我女儿同岁，坐船到台湾那年，她还在吃奶哩。”

肖道清看看华娜娜，有点不太相信：“华小姐也四十三岁了？”

华娜娜笑问道：“怎么？不像呀？”

肖道清说：“我还以为你不到三十岁呢……”

这时，外面进来一位服务员小姐，请肖道清接电话。

肖道清和华老先生、华娜娜打了个招呼，出去了。

是束华如市长的电话。

束华如在电话里郁郁地说，二十分钟前，郭怀秋书记去世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肖道清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一时间觉得自己是置身在一场大梦之中。听着束华如的情况通报，肖道清眼中的泪不知不觉淌下来了，握着话筒的手也禁不住哆嗦起来。

肖道清可以说是郭怀秋一手提拔上来的，对郭怀秋的感情很深。当年，郭怀秋任合田县委书记时，把他从大漠县调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郭怀秋任平川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时，又把他调到平川市府任秘书长。后来，送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郭怀秋主持工作，就推荐他当了市委副书记。平川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书记，平川人便议论纷纷，都说肖道清是郭怀秋的接班人。

束华如大约听到了肖道清的饮泣声，在电话里劝说道：“肖书记，你先不要哭啊，郭书记不在了，咱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呀。”

肖道清这才木然地问了句：“束市长，这……这个突然的情况，你向省委